

焦菊隱文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 编

7

全書分九章。今僅現代^{時期}：前^四~~三~~章
有音樂作歷史的鳥瞰，首論今^時創^作；
後六章與創作結尾，以音樂為作，歷來而求，
有故事，及由昆曲^唱音之歌曲舞；中論中
外民族社會之^{變遷}內涵又其地位例之
末論三十年来^外用之影響^國（附）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最新修订版

焦菊隐文集

作人卷

7

翻译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RTS BOOK PUBLISHING PRESS

目 录

道斯提加埃夫	(1)
夫妇	(42)
熙德	(126)
文艺·戏剧·生活	(167)

道斯提加埃夫^{*}

人物：道斯提加埃夫——一个商人

伊丽沙维塔——他的妻

安托妮亚——他的女儿

阿莱克塞——他的儿子

巴夫林——神父

兹文左夫——从前是布利乔夫公司里的小职员，现任临时
政府委员

瓦尔娃拉——他的妻，已故布利乔夫的女儿

克森妮亚——布利乔夫的孀妇

舒拉——布利乔夫的私生女

哥拉菲拉——布利乔夫的女仆兼情妇

玫拉妮亚——女修道院长，克森妮亚的姊妹

太西亚——修道院的女道徒

波罗波太——顶神者

提阿亭——兹文左夫的表亲

耶考夫·拉波太夫——布利乔夫的教子

贝特灵——政府某部里的一个将军

约瑟波——一个老牧师

奈斯托拉斯尼——从前的市长

^{*} 《道斯提加埃夫》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三幕剧，写于1933年，译于1942年1月。1942年11月12日广西国光出版社第一版。——编者

维克多——他的儿子

柴洛瓦尼埃夫——肉商

莫克鲁索夫——退職警察，现任商业俱乐部秘书

里索郭诺夫——靴鞋制造商

古宾——一个地主

特洛埃罗考夫——面粉商

一个长髯的兵士

朵那特——猎工

戏剧故事发生于十一月革命前夕的一个俄国内地小城里。

第一幕

〔商业俱乐部里的起坐间，摆着几张小桌和几把椅子。后方，一对宽大的门。右边靠台口，另一扇门通到酒吧间。台左上，是第三道门，通到牌室。沿着左墙，在门的下手，放着一张长沙发，幕开时约瑟波正坐在那里。约瑟波是一个年纪很大的牧师，头秃得光光的，穿着一件褪了色的传教士服装和一双农民的长统靴子。他戴着近视眼镜，在那里把眼凑得很近地拿一只烟斗往烟袋里装烟草。〕

后墙上，在那两道宽大的门旁，左右各悬着一个镀金的镜框。右边的那一个，里边仍装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画像。左边的那一个，已经空了，幕开时，茶房正用一块红缎缘把它蒙上。蒙好之后，从那小站梯上下来，把梯子移到右边那个镜框前，去揭框子里的油画布。这时，一阵鼓掌声从那两道宽门的后边猝然发出。茶房从梯子上走下，进到牌室里去。那两道宽门开了，我们瞥见那边会议厅里挤满了人，还看见有一个发言人站的小讲台。里索郭诺夫和特洛埃罗考夫从大厅里走出来。里索郭诺夫看见了那段梯子，顺眼往上望了望墙上那一对空了的镜框。

里索郭诺夫 好啦，陛下，就连俱乐部里他们都把你的肖像取下来了。（一声叹息）好啦！好啦！（两个人走进酒吧间去。

接着，奈斯托拉斯尼和巴夫林上。这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奈斯托拉斯尼走路时微微有一点跛，拄着一只手杖）

奈斯托拉斯尼 他们总提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不过是想拿这种话来吓唬吓唬我们罢了。把他们交给我好了，我有得是办法去对付他们。

巴夫林 列宁只想到人类的肉体，而忘了人类不朽的灵魂。

奈斯托拉斯尼 可是教堂又只关心人类的灵魂，而太不关心人类的肉体了。

巴夫林 你这话说得不公平。教堂在社会改进的领域里，一向是站在前边领导的。

奈斯托拉斯尼 如果你要我说，我就得说，教堂一向是反对任何一种进步的。

巴夫林 我们所反对的不是进步，而是亵渎神圣的高调。（柴洛瓦尼埃夫和特洛埃罗考夫从酒吧间回来。茶房也从牌室里回来，正走到中间的门口，遇见道斯提加埃夫。道斯提加埃夫向梯子点了点头，茶房会意，就把梯子搬下。道斯提加埃夫站在那扇门边，静听着这间屋子里几个人的谈话）

柴洛瓦尼埃夫 你们正讨论什么？

巴夫林 奈斯托拉斯尼总是批评教堂。其实教堂也承认沙皇是不适于统治了，可是你们得找一个人来替他呀。（茶房托着酒类进来，身后又来了里索郭诺夫）

特洛埃罗考夫 我们像是活在梦里一样。

里索郭诺夫 你该去听听大家在酒吧间里怎样骂兹文左夫。

柴洛瓦尼埃夫 好啦，现在我们没有沙皇可骂了。惟一可骂的，只有离着身边最近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了。

特洛埃罗考夫 事情都是怎么弄的呀！你们想想。不过几个月以前，兹文左夫还在布利乔夫的公事房里当小会计呢。

里索郭诺夫 喂，道斯提加埃夫，你对这些事情怎么看？

道斯提加埃夫 我没有话可说，我只是在听。

奈斯托拉斯尼 又在谋划什么啦？

道斯提加埃夫 没有，我只是在听。

奈斯托拉斯尼 你觉得这一切会弄成什么结果呢？

道斯提加埃夫 我倒要问问你以为怎样？

巴夫林 我倒忘了，刚才兹文左夫在他那段演说里，对教堂的攻

击算是最凶了。他说了许多别的话还不算，还竟无礼地说我

们教堂用群众听不懂的语言作礼拜，又竟敢建议，要我们以

后用俄国话举行宗教仪式，好叫平民更能了解上帝的声音。

道斯提加埃夫 如果平民真配争取上帝的话，我想他们早会配懂

得现在他们正在争取什么了。

里索郭诺夫 争取？他们成千成万地逃出军队。全俄罗斯都正在

逃避呢。

巴夫林 这就全是那些什么自由思想啊，人民意志啊，等等等

等妄谈教坏了他们的。真是的，竟要用俄国话作礼拜！天主教

教堂多少年来都一直用拉丁话作礼拜，也从来没有因此而使

天主教的势力削减过。（这时，约瑟波燃起他的烟斗）

奈斯托拉斯尼 今天晚上我们听讲听得够了。

特洛埃罗考夫 让他讲下去。

奈斯托拉斯尼 你怎么样，满意了吗？

巴夫林（愠怒）你们全都一样。这一次意外的政变，把你们全

拖到政治漩涡里去了。你们反而觉得你们什么都懂。要知

道，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步，那永远都是我们上边有一个更

高的力量在引导着的，宗教是我们足以抵抗魔鬼暗算的惟一

的盾。

特洛埃罗考夫 他真的不相信魔鬼啊？

巴夫林 而且，教堂认为，在我们能得到对外的和平之前，我们

必须把自己国内整顿出秩序来。我们既然失掉了一个以沙皇

为外形的政治领袖，就该用一个宗教领袖来补上。

柴洛瓦尼埃夫 可是你得告诉我们，我们得怎么办呢？

里索郭诺夫 只要有领袖在，我无论谁都不理会。你要问我说的话，哪一个魔鬼才愿意去理会呢？

柴洛瓦尼埃夫 我们尽这样谈，也并没有谈到一个结论。没有别的，只是空谈。像一群女人似的——还不如女人呢，女人们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停止了她们的工作啊。她们还依然在厨房里继续工作呢。

道斯提加埃夫 古宾来了。巴夫林神父！（走出）

巴夫林 我不愿意碰见他。一个教堂的仆人和这类人接触是不合适的。（巴夫林走到门口，向约瑟波说）你不能另外找个地方去抽你这肮脏的烟斗吗？

约瑟波 臭的不是烟斗，是烟草。可是没有别的可吸了，什么都没有可吸的了。

巴夫林 这个地方闻起来简直像一个马棚子了。

奈斯托拉斯尼 你顶好赶快走吧。（巴夫林向肩后望了一眼，匆匆地走出。奈斯托拉斯尼随着他下。道斯提加埃夫陪着古宾上。古宾是一个健壮的人，只是生了一副衰弱的脸）

古宾 你是说那个穿绿衣服的红头发女人吗？一个好身材，又丰满，又吊胃口。你看她有多大年纪。

道斯提加埃夫 我猜不出来。

古宾 在三十四十之间，正是狼虎之年。这真是一个有味道的女人。只是你一向太把心思都埋在你的生意里了，于是对女人们的任何事情就一点也不能关心了。

约瑟波 （向古宾说）请原谅我要打扰你一会儿。

古宾 啊，你要干什么？

约瑟波 请原谅我在这个场合把那件事提出来。不过，关于你射死我的那只鹅，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古宾 我告诉过你，我不付你的鹅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控告我。但是你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拿去一点儿钱的。（走进了酒吧间。约瑟波叹息了一声，又坐回长沙发去。他打开烟袋，闻一闻烟草，叹了一口气，把烟袋丢在旁边）

柴洛瓦尼埃夫 你看当牧师的多么怕古宾。
里索郭诺夫 牧师们知道他对他们负有什么义务。所以要不是为了主教的话，他早就成了这城里的议员了。

柴洛瓦尼埃夫 我想那一定是奈斯托拉斯尼说话说得最多，才把他排挤出去的吧？

里索郭诺夫 奈斯托拉斯尼也够得意的了。他和他的特务队曾经是本城的实际统治者，日子也够久的了。不论结果如何，反正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奈斯托拉斯尼的末日总不会远的。

奈斯托拉斯尼（回来）你们正在说我什么？

柴洛瓦尼埃夫 我们刚在谈古宾，说他为什么不选到市议会里去。

奈斯托拉斯尼 那与我们毫无关系。他在宴会里侮辱了主教，那只有自食其不中选的结果了。

柴洛瓦尼埃夫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就要说，他是有点头脑昏乱。

奈斯托拉斯尼 十分可能。只是我们不能为一个疯子建一座收容所，所以还是放任他自由更合算些。

里索郭诺夫 酒吧间里边是什么声音？（走出去。奈斯托拉斯尼随他出去。柴洛瓦尼埃夫取了些白兰地喝，在打嗝）

约瑟波 祝你好运。

柴洛瓦尼埃夫 这是打嗝，不是打喷嚏。^①

约瑟波 啊啊，对不起。

柴洛瓦尼埃夫 你从哪里来的？

约瑟波 从科玛罗伏益（komarovoi）的近郊来的。

柴洛瓦尼埃夫 你在这里等什么人吗？

约瑟波 等那位女修道院长，她约好了在这里见我。

柴洛瓦尼埃夫 喝点酒吧？

① 欧洲风俗，凡遇见别人打喷嚏，就说一句祝福的话。正如中国人在小孩子打喷嚏时，祝福一句“长命百岁”一样。——译者

约瑟波 (接过酒来) 白兰地呀? 革命以来, 我这是头一次尝到白兰地。到处都看不见真白兰地了, 只有国里自己造的了, 就连自造的也都得不到呢。我告诉你, 俄罗斯现在什么都弄得稀烂了。

柴洛瓦尼埃夫 祝你康健。

约瑟波 哈! 哈! 味道美极了! (把杯子送过去, 意思是再要一点。这时, 从酒吧间走出来贝特灵将军和里索郭诺夫, 后边跟着道斯提加埃夫, 莫克鲁索夫和奈斯托拉斯尼)

贝特灵 好吧, 说吧, 你们要说什么?

里索郭诺夫 我们到处都听见谣言。到处都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故事。是当真有这么一个人呢, 还是只是一个神话呢?

贝特灵 啊不, 不幸得很, 列宁是确有其人。

里索郭诺夫 他在什么地方?

莫克鲁索夫 据说他已经逃到瑞典去了。(玫拉妮亚走进来, 在旁边向约瑟波说了几句话, 他给了她一张纸, 她就跟他从中间门走进大厅去)

贝特灵 瑞典会把他交还给我们的。不过你们太把时间浪费在政治上了。全市的事情, 自有市议员们负责; 全国的事情, 自有临时政府去照料。目前街上乱成这样情形, 简直把人们都赶不回家去了。

里索郭诺夫 可是这些谣言, 弄得人简直得不到一点真相了。甚至还有谣言说, 这个城里也有布尔什维克呢。

贝特灵 谣言还说到处都有布尔什维克呢! 人们好像除了造谣就没有更可做的事情似的。

里索郭诺夫 可是昨天我还跟兹文左夫委员太太说过, 她说……

贝特灵 我不管她怎么说, 总之瓦尔娃拉应该晓得不该多话。

莫克鲁索夫 无论如何, 他的话是不错的。这城里一定有布尔什维克。

贝特灵 那么, 他们在这城里干什么呢?

柴洛瓦尼埃夫 他们宣传社会主义，就和从前社会革命党们一样的干法。

贝特灵 在任何政府之下，都会有某些人在宣传某种主义的。你们不用担心布尔什维克，洛沃夫（Lvov）已经把他们从彼得格勒赶光了，这里也会有人把他们赶出去的。

里索郭诺夫 洛沃夫，那个狮子！那只驴。

道斯提加埃夫 大人，我们中间有些人怀疑临时政府究竟能有多大力量。

奈斯托拉斯尼 我们听到传言，说人民到处都在反对临时政府。重要的人民、律师、教授，还有其他人，都在反对。

贝特灵 我们应当支持临时政府。我们惟一的机会，就是把这城里弄得有相当秩序。布尔什维克的任何愚蠢思想，结果都只有弄得紊乱的。

奈斯托拉斯尼 布利乔夫的教子，仍然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呢。

柴洛瓦尼埃夫 他是继承他教父的，他的头脑也错乱了。

道斯提加埃夫 布利乔夫的头脑并没有坏，他一点也没有疯。

贝特灵 是的，他当然是有头脑的。不然他也不会从一个小店主做到一个巨商。

奈斯托拉斯尼 你的意思是指他为了钱而娶了一个混蛋女人吧。

他弄钱都弄得太多了，所以才把他的头都骄得肿胀了。在他死以前不久，我为一桩生意去见过他。他固执得和古宾基一样。

贝特灵 哎，对的，他是固执的。

奈斯托拉斯尼 岂止固执，而且有己无人。他以为这整个世界都是为他而存在的，都是以他为中心，围着他的。

贝特灵 （看看他的表）现在快到他们要开会的时候了。（道斯提加埃夫走进酒吧间去，莫克鲁索夫和里索郭诺夫也跟着他下去。奈斯托拉斯尼进到大厅里面去）

柴洛瓦尼埃夫 大人。

贝特灵 什么事？

柴洛瓦尼埃夫 你也许注意到尼古拉二世陛下的肖像已经从镜框子里撤下去了吧。俱乐部恐怕必须举行一个特别会议，来讨论讨论确实应该用谁的像来替换上去。我可不可以大胆地问问大人……

贝特灵 你以为我还关心把谁放进镜框里去吗？像目前这个时候，半个俄罗斯都在混乱之中，难道你不好去想一点更有用的事吗？（道斯提加埃夫带着伊丽沙维塔从酒吧间里走来，后面跟着里索郭诺夫）

伊丽沙维塔 我告诉你，举行一个表演会是必须的。（看见贝特灵）啊，我已经找了你半天了。

贝特灵 好啦，我不是就在这里。

伊丽沙维塔 我刚才还在说呢，我们必须举行一个表演会，平民们是看惯了盛会和仪式的。除非让人民得到印象，一个政府是不能希望把持住自己的。

里索郭诺夫 不过你希望人民对于你上次的傀儡表演能满意到多久呢？

伊丽沙维塔 他们一直到现在还在满意呢。

里索郭诺夫 那更是他们不能再忍受这类举动的理由了。

贝特灵 又是政治！难道我必须在这里整天的听政治吗？我对政治头痛。我等你们等了有半个钟头。在这半个钟头内，没有一个人不是除了政治就不谈别的。没有人懂得政治以外的事

情，每个人都谈得太多了。

里索郭诺夫 现在连士兵们都想像……

贝特灵 住口吧，我的朋友。

伊丽沙维塔 好啦，好啦，我们不再谈政治啦。那么，在会议之

后，你说做些什么呢？我们跳舞吧？

贝特灵 只要放我走，干什么都可以。我疲倦了。

瓦尔娃拉 （在酒吧间里呼唤上）伊丽沙，你看见安特烈没有？

伊丽沙维塔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是在大厅里。什么事？你好像是很烦乱的样子。

瓦尔娃拉 我？一点也不。

里索郭诺夫 晚安，兹文左夫太太。你的丈夫已经决定把我处决了吗？

瓦尔娃拉 那是交给奈斯托拉斯尼和他的特务队负责的。

伊丽莎维塔 我们是不许再谈政治的啊。来呀。（领着贝特灵到大厅去。室内的人慢慢地开始向台后大厅那边移动。这时，茶房进来，把那一对宽门关好。玫拉妮亚从右室回来）

玫拉妮亚 瓦尔娃拉，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谈谈。

瓦尔娃拉 请原谅我去跟她谈一下。

里索郭诺夫 当然可以的。

玫拉妮亚 瓦尔娃拉，我刚才留神听安特烈的演说了。为什么他对教堂说那么一大套无意识的话呢？那对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啊。你应该想法子别让他发表那样的讲演。要知道，没有教堂，你们就不会有力量。假如人民既不怕沙皇又不怕上帝，你能想像得出人民会成什么样子吗？

瓦尔娃拉 可是你没有明白。安特烈刚才是说要使宗教更和人民接近；说宗教应该更简单化一点；说教堂不该用恐怖而该用爱来统治人民。

玫拉妮亚 告诉他，把教堂的事交给我们来负责，不要他管。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都是用恐怖来统治的。除此之外，农民们是什么也不会了解的。不信让他去试试用爱来管理国家看，恐怕他只能存在五分钟吧。现在你去吧，我要和奈斯托拉斯尼谈一谈了。（瓦尔娃拉向左方下。奈斯托拉斯尼和莫克鲁索夫进来。玫拉妮亚静听着这两个人的谈话）

莫克鲁索夫 我还没有找着他呢。

奈斯托拉斯尼 从前你在委员会里给我工作的时候，似乎比现在办事情办得得力些。

莫克鲁索夫 因为如今年月里的人们，不像从前那样靠得住了。

奈斯托拉斯尼 所以连你也靠不住了。拉波太夫每天都在集会上出来演说，他一定是藏住在一个什么地方。

莫克鲁索夫 也许，但是他在夜里从来不单独一个人出来，而白天动手又太冒险。

奈斯托拉斯尼 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了。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忘记：我们认为你是一个爱国者。（莫克鲁索夫出去）

玫拉妮亚 你要到那边去参加他们那个会吗？

奈斯托拉斯尼 对不起，我刚才没有看见你在这里。

玫拉妮亚 他们已经开起会来了。（她和他进到会议厅去。提阿亭走进来，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在那里写点东西。兹文左夫从大厅里走出来，匆匆忙忙地穿过，好像要到酒吧间里去）

提阿亭 我要跟你说一句话。

兹文左夫 这要等一会儿了，现在我没有时间。

提阿亭 （威胁地）恐怕你没有时间也得要匀出时间来。你给我和舒拉散布了很多谣言。

兹文左夫 谣言，你指什么？

提阿亭 你散布流言，说舒拉受了我的唆使去霸占布利乔夫的钱。

兹文左夫 放开我的衣服，这是公共场所。你想闹出个笑话吗？

提阿亭 闹个笑话，那倒也不坏。

兹文左夫 这个谣言是谁造的，我不知道，不过这确实与我无关。当初是你跟我安排娶舒拉的。那个时候如果照我的话办，钱早就到了你自己手里了。你也早就可以加入我的生意了。

提阿亭 我是否选择舒拉做妻子，那与你无关。

兹文左夫 我告诉你，我没有散布谣言。钱！现在钱又值得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你加入了农民一边来反对我们。那些农民又是你的什么？你别忘记你是个知识分子。

提阿亭 你这混蛋。（走出前，兹文左夫用手帕拭了拭眉毛。这时，瓦尔娃拉和道斯提加埃夫走进来）

道斯提加埃夫 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给你找一点东西来。（走进酒吧间去）

兹文左夫 他去找什么？

瓦尔娃拉 刚才有会议，你怎么不告诉我？

兹文左夫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瓦尔娃拉 因为我不放心你。你靠不住，一演说就把自己弄成糊涂虫了。我猜你还以为你的演说给你弄到不少的好处呢。你的演说只能给你四周都造成敌人。现在不是攻击任何事情和招怨人民的时候。今后几个月内，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变化呢。为了你的演说，说不定我们会落到教堂的手里，说不定会落在奈斯托拉斯尼和他的特务队的手里，说不定会落在拉波太夫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手里呢。

兹文左夫 你这是生的什么气啊？用不着扯高了嗓子这么喊得叫全世界都听见。（伊丽沙维塔从大厅走进）

伊丽沙维塔 啊，我最亲爱的安特烈。

兹文左夫 你要干什么？

伊丽沙维塔 这个可怜的小羊，他的神色很懊丧。瓦尔娃拉，你应该照料照料他。

兹文左夫 不要管我。

伊丽沙维塔 我才一点也不管呢。来，瓦尔娃拉，让他带我们到酒吧间去吃点什么。（他们走进酒吧间。玫拉妮亚跟巴夫林由大厅走进）

玫拉妮亚 哼，我找了你有有一个钟头了。你和波罗波太谈过了吗？

巴夫林 谈了，谈了。谈得很融洽的。我只怕他还是太喜欢烧酒。

玫拉妮亚 那不必管。词句都合适吗？

巴夫林 刚刚合适。我就要告诉约瑟波，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制造恐怖的人。现在正是教堂抓取政权的机会。如果现在抓不到，就永远抓不到了。你自己亲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商人们中间的意见是并不一致的。（玫拉妮亚走到台后方。古宾同特洛埃罗考夫和里索郭诺夫入。这三个人都喝醉了）

古宾 啊，牧师在这里了。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约瑟波，说他可以带着他的鹅到地狱里去。（巴夫林走出去）我射死那个老混蛋的鹅的时候，是你看见的吧？

里索郭诺夫 古宾，现在要谈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对德议和呢，还是应当继续打下去呢？

特洛埃罗考夫 可是没有沙皇啦，我们怎么打下去呢？

古宾 我们自然不能打下去。要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吗？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沙皇，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战靴了。那些破靴子，士兵们一穿的时候，连脚都蹬出底子去了。（外边一阵狂笑。一群人拥进这间屋子里来。古宾和里索郭诺夫回到酒吧间

里去）

奈斯托拉斯尼 我已经听得够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想法子坐开些，坐得愈远愈好。不过你们觉得怎么样？

玫拉妮亚 我一向是能听讲演的。告诉我有什么消息吗？（道斯提加埃夫回来了，找到他所喜欢的位置——就是那个门边，站在那里静听）

奈斯托拉斯尼 这不是谈话的地方，明天到我那里去谈吧。

玫拉妮亚 农民们造反，是真的吗？

奈斯托拉斯尼 他们不会弄出什么花样的。农民们没有主人是不能活的。

玫拉妮亚 我的朋友，现在是有人教导农民们不满意生活的呀！

奈斯托拉斯尼 只要给他们一小块土地，农民们马上就会满足的。我们现在要怕的是工厂里的工人们。

道斯提加埃夫 那么你怎么去叫这些工人们满足呢？

奈斯托拉斯尼 在一九〇七年，我们教导过工人，叫他们明白自己的地位。我们现在还可以用这种法子呀，你难道忘了吗？

道斯提加埃夫 我倒怀疑工人们是否还记得呢。

玫拉妮亚 你在胡说。我觉得你刚才的话就是要我们发现你站在工人们一边了。你和埃戈尔（布利乔夫）一样的坏。

道斯提加埃夫 好啦，我不再说什么啦。（古宾从酒吧间走

进来)

古宾 啊，奈斯托拉斯尼，你在这儿啦，是你呀！我们自从上次见到以后，这有多么久啦，是不是，真有好久啦。

奈斯托拉斯尼 你喝醉啦。

古宾 我醉了？好啦，无论醉不醉，我都没有忘记我得谢谢你，是你把我从议会里排挤出来的。瞧着吧，要不了多久，你自己也会被挤出来的。我说你也会被挤出来的，你听见了吗？

噢，你这样瞪着我干什么？你怕我吗？

奈斯托拉斯尼 你醉了。

古宾 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了。我是醉了。你刚才说……我醉了。

好啦，把你的手给我，我们握握手，做个好朋友，嗯？（他从奈斯托拉斯尼的手里把手杖抢过去，几个人赶快围上来）

古宾 那么你是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啦，嗯？为什么，唉？你以为你比我强吗？嗯？我告诉你，我是一个血液最纯的农民，有最纯的农民血，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奈斯托拉斯尼 放开我。

古宾 我要叫你明白，我很值得你握手。

莫克鲁索夫 走啦，走啦。（他拉住古宾，一群人围拢上来）

古宾 是谁抓住我啦，嗯？放开我。我要去控告他。我要把这俱乐部烧掉。（莫克鲁索夫把古宾拉进了酒吧间。群众随下）

道斯提加埃夫 咳，这些人，到他们闲谈得疲倦了的时候，就要在自己中间吵起来了。

——幕落

第二幕

〔布利乔夫家里的一间屋子。后方的窗户上沉重地掩着窗帘。家具笨重而丑陋。一张雕花桌子，几把皮椅，满屋都是过多的装饰和图画。右墙有一道门通正厅。我们还可以瞥